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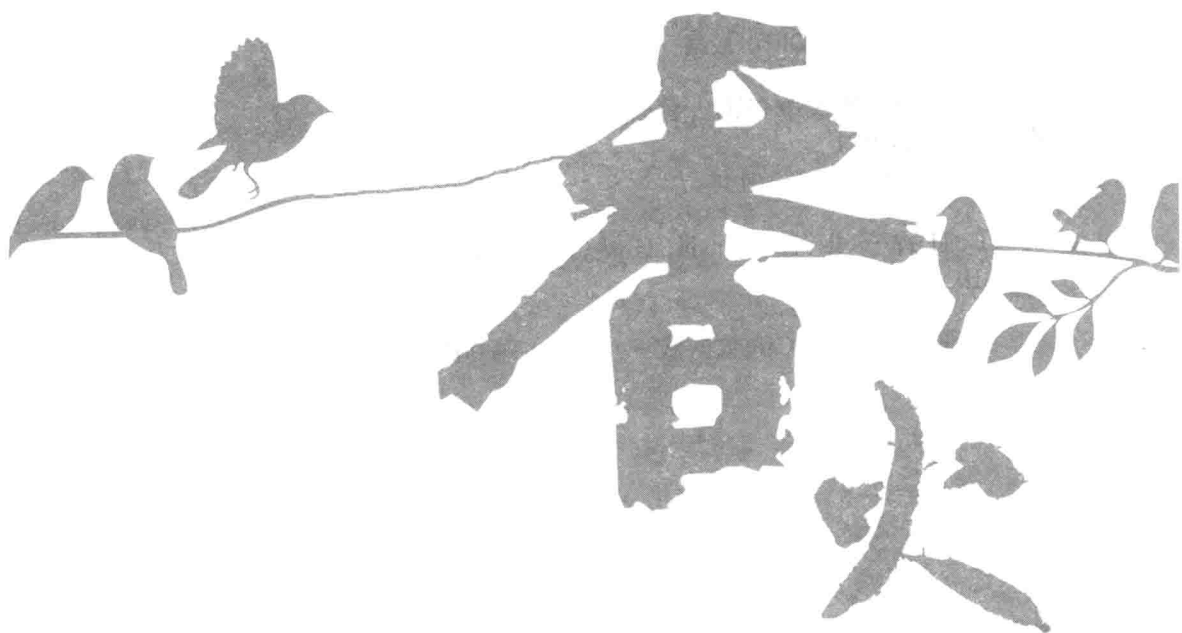
孩子姓氏争夺战

葛云紫 著

80后、90后夫妻所面临的一个新的困惑——孩子跟谁姓？
随父，娘家不乐意。随母，婆家不乐意。父母合姓，谁前谁后？
孩子姓氏之争的背后，只为香火的传承。
80后情感作家葛云紫倾情力作，同名电视剧即将上映。



西苑出版社
XIYUAN PUBLISHING HOUSE



孩子姓氏争夺战

葛云紫 著



西苑出版社
XIYUA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香火:孩子姓氏争夺战 / 葛云紫著. —北京:西苑出版社, 2012.1

ISBN 978-7-5151-0147-7

I. ①香… II. ①葛… III. ①姓名学—中国 IV. ①K810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05344号

香火

著 者 葛云紫

责任编辑 蒋焱兰 010-88637291 ylj44@126.com

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

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15号 邮政编码: 100143

电 话: 010-64210030 传 真: 010-64283954

网 址 www.xycbs.com E-mail: xycbs8@126.com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 266千字

印 张 16
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

印 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51-0147-7

定 价 30.00元

(凡西苑出版社图书如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第一章

别看只是一个姓氏，牵扯的问题可大了，从小处说关乎着个人面子尊严，从大处说关乎着香火承续……

第一节 婚姻底线 /1

第二节 同病相怜 /8

第三节 空欢喜 /16

第四节 独生 /24

第二章

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是傻瓜，李菁忽略了父亲之前的顽固，忽略了父亲是在怎么阻挠她和小金小黄小张的，她显然没有意识到平静之下往往是波涛暗涌……

第一节 貌似尘埃落定 /28

第二节 爱情来了 /33

第三节 一见倾心 /38

第四节 谈婚论嫁 /45

第三章

结婚的前一天，准岳父的一纸孩子姓氏协议书，毫无余地地摆在了苟孝和的面前，是签还是不签？

第一节 岳父有请 /55

第二节 孩子姓氏协议 /61

第三节 不良动机 /67

第四节 婚礼上的惊喜 /73

第四章

签订孩子姓氏协议只是苟孝和的权宜之计，他试图用岳父母的至孝举动来获取他们的同情……

第一节 一刀两断 /78

第二节 新婚燕尔 /83

第三节 塞翁失马 /89

第四节 升职加薪 /93

第五章

李菁怀孕了，但苟孝和千方百计地阻挠，孩子成了他的一块心病！然而事情的发展能随着他的意志而转移吗……

第一节 怀孕风波 /100

第二节 取名事件 /107

第三节 大受刺激 /111

第四节 寻求外力 /116

第六章

孩子出生了，在取名一事上，两家人发生了冲突，苟孝和的父母居然一怒之下离家出走了……

第一节 可爱的小男人 /121

第二节 孩子出生 /125

第三节 冠名权 /129

第四节 离家出走 /135

第七章

孩子姓氏协议的事终于败露，两家人的矛盾爆发了，苟孝和在中间成了一块心事沉沉的夹心饼干……

第一节 一地碎片 /142

第二节 父母失踪 /146

第三节 再遭埋怨 /150

第四节 皮肉之苦 /155

第八章

苟孝和不但被父母一顿暴揍，还被逐出家门，父亲甚至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。岳父母为了缓和两家人的关系，趁孩子满月时，全家登门拜访，结果是热脸却贴了凉屁股……

第一节 累累伤痕 /162

第二节 男人的样子 /167

第三节 别扭 /171

第四节 满月之痛 /178

第九章

给孩子上户口，这个是一个决定胜败输赢最关键的时机，苟孝和为了达成两家和睦相处的目的，不惜寻求假证公司造假，对两家人的户口进行了偷梁换柱……

第一节 户口 /184

第二节 牛皮癣 /189

第三节 偷梁换柱 /195

第四节 上门求和 /200

第十章

苟父酒后吐真言，让苟孝和再一次陷入困境，他试图解释，然而却有口难辩，三年的婚姻，因为孩子的姓氏问题就此画上了句号……

第一节 先下手为强 /207

第二节 真假户口簿 /215

第三节 公道 /222

第四节 离婚 /227

第十一章

离婚让李家发现了事情了真相，这个真相让他们因为误会了女婿而万分自责，对于感情和婚姻来说，姓氏并没有想象中的重要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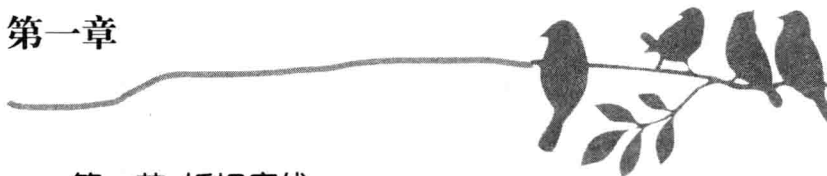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节 改姓 /235

第二节 天意 /240

第三节 苟蛋儿 /246

第四节 陌生人的来电 /248

第一章



第一节 婚姻底线

在一家叫顺丰的酒店包间里，一个老男人和一个小男人正面对面坐着喝酒，他们喝得很缓慢，当然不是仔细品酒的那种气定神闲的缓慢，因为两个人的表情都显得格外地凝重，仿佛正在进行一场关乎前途未来，关乎家族利益，关乎脸面尊严的重大事件的谈判与抉择。

的确如此，这一老一小两个男人，正在进行一场关乎前途未来、关乎家族利益、关乎脸面尊严的较量。

老男人大约六十岁的样子，头发有些灰白，齐齐地向后梳着，露出白皙光亮的大脑门，鼻梁上架着一副近视眼镜，显得气质格外儒雅。他的气质不只是儒雅，他看起来也是那种相当和善的人，脾气也许会有，但是不会大，他与人说话也总是慢条斯理的。有一大部分人叫他李教授，有一小部分人叫他老李，不管人们怎么称呼他，他还有一个比李教授和老李都重要的身份——李菁的父亲。

此时李父已经喝了几杯酒，白净的圆脸上微微泛着红晕。他放下酒杯，看了一眼对面的小男人。小男人正在给自己倒酒，酒倒得很慢，但杯子还是很快就满了，可见小男人走神了，等他意识到的时候，酒已经溢了出来。他放下酒瓶，端

起酒杯，慢慢地喝着。

小男人其实也不算小，大约二十四五岁的样子，无论是发型穿着还是长相都是很精神的一个人。此刻眼皮却耷拉着，如被霜打了的茄子一般，他就是小金，李菁新交的男朋友。

李父看到小金这副模样不禁露出不忍的表情，但是，他很快战胜了自己内心的柔弱，为了实现目的，他的心必须硬起来，何况活了大半辈子了，他很清楚自己在乎什么。那些他在乎的，他基本上都通过努力拥有了，比如名声，比如社会地位，也比如适量的金钱和物质。

按说，他应该知足了，但是他还有遗憾，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此生没有儿子。没有儿子就没有孙子，没有孙子就等于没有了后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，他不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不孝之人。介于年龄的关系，他已经不介意自己没有儿子了，他现在最希望的是能有一个孙子。所以此时，他像一个父亲那样，对面前的这个极有可能成为自己女婿的男人说：“小金啊，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这是我对您唯一的要求，如果你能答应，您和小菁就可以继续交往，而且结婚所需要的一切，比如说让很多人头疼的房子、装修、家具、汽车等等，都不用您操心。也就是说，您答应了我这唯一的条件之后，您就会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，拥有别人几年、十几年、甚至几十年才能拥有的东西。”

小金把杯子里剩余的酒一饮而尽之后沉重地说：“您知道吗？您这是拿您女儿的感情在跟您做交易！”

李父不禁皱了皱眉说：“您可以这样理解，但是您这样理解是幼稚的。您爱我的女儿小菁，我的女儿小菁也爱您，我希望你们相爱，我丝毫没有要拆散你们的意思。我只是想通过你们的相爱和结合，满足我一个小小的心愿，打个不怎么恰当的比方，我的这个心愿，就是你们相爱的一个副产品。”

小金说：“您的要求，跟要我做上门女婿有区别吗？”

李父赶紧澄清和解释，当然有区别，而且区别大了。首先，我不要求您上门；其次，我不要求您改姓。

小金苦笑着说：“改我孩子的姓，比改我的姓还让我无法接受，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！”

李父举起右手，在面前一挥说：“不用急着答复我，您可以再好好地想一想其中的利弊得失。之前，您大概也接触过一些在城里长大的女孩子，她们是什么

样子的人，都有怎样的要求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”

小金沉默了，李父说的没错，别说是城里的女孩子，就是乡下的女孩子都已经现实得让男人望而生畏，什么都要求是现成的。自身条件差一点的，要求男方有房子；自身条件稍微好一点的，不但要求男方有房子还会要求有车子，有的甚至还要求有多少存款。而这对于来自农村，又是刚大学毕业的他来说，简直比登天还难。他喜欢李菁，最重要的一点是她不像大多数城里的女孩子那样世故，她不在意他没有房子，她不在意他没有汽车，她甚至不在意他每月能挣多少钱，她爱他，就是爱他。他以为，只要他们相爱，他们的感情就会顺利的发展，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未来的岳父会向自己提出这样过分的要求——李父要求，他和李菁将来的孩子不是跟着他姓金，而是姓李。

李父这样的要求是小金所接受不了的，也不是他一个人就能决定的。他一个人决定不了，他有父亲，还有祖父，无论是父亲还是祖父，都不可能为了娶到一个城里女子做媳妇而让金家绝后，毕竟他也是金家唯一的儿子，承担着血脉传承的任务和使命。他非常清楚自己身上所担负的责任，他不可能为了一套房子，一辆汽车，甚至是一份感情做出伤害父母的事情来。如果，他有哪怕一个兄弟，他都可以答应，但是他没有兄弟，他只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。

小金痛心地说：“如果我不答应您的这个条件，是不是就不能和小菁继续交往了？”

“对，就是这样。”

小金说：“看来，您的要求不是我和小菁相爱的副产品，而是我们的爱情是您愿望的副产品才对。”

李父说：“可以这么理解。”

小金把头抬了起来，他说：“那不用考虑了，我做不到。即便我能做到，我的家人也做不到，我是家中的独子。您是教授，您学富五车，您传宗接代的思想都如此严重，何况我那并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父亲和祖父。”

小金的话，让李父的脸迅速被一层阴云所笼罩。这个小金，这个口口声声说自己女儿的小金，他居然没有经过片刻的考虑就拒绝了他。

他不甘心，继续开导小金说：“孩子还是你们的孩子，不影响你们传宗接代，只是姓李罢了。姓氏只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一个区别于他人的符号而已，年轻人应该看得开一些才好。”

小金摇摇头说：“既然您能意识到，姓氏只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一个区别于他人的符号。那么，您为什么还要跟我提出这个过分的要求呢？您知不知道，您这样做对我和小菁都很残忍？”

李父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被小金这个年轻人将了一军，他很不高兴，但是，他不想就此罢休，他又喝了一杯酒说：“年轻人说话做事不要太冲动，回去跟你爸爸、你的爷爷再商量商量，也许他们的态度会是另外一个样子。”

小金无奈地摇了摇头，又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酒，然后猛然端起一饮而尽便起身离席，走到门口，忽地又停了下来，红着脸对李父说：“告诉小菁，我是爱她的。”说完就痛苦地走掉了。

李父没有阻拦，依然喝他的酒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我就不信了，面对这么好的条件，就没有一个动心的？”

回到家之后，李父迷离着眼睛对女儿说：“小金说他是爱你的，可是我却觉得，小金不值得你爱，爱是什么？爱是为心爱的人付出一切都不足惜。”

李菁很是诧异和不解，她立即打电话给小金，可是小金不接；她又发短信给小金，可是小金不回，她为此纠结了一个晚上。好不容易到了第二天早上，她胡乱地吃了一点早饭就去小金的单位找小金，她在电梯口等了好久，才等到小金来上班，她高兴地迎上去，可是小金见了她居然像见了陌生人，一个招呼都没打，一个笑容也没有给，就进了电梯间。

李菁不明白小金到底是怎么了，她疾步上前，抓住小金的胳膊，像以往一样亲昵地叫着小金的的名字，可是却被小金甩掉了。小金冷冷地告诉她：“我们分手吧。”

李菁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就在昨天，他还浓情蜜意，可是现在，他怎么忽然之间就变得冷酷无情起来？她忍不住大声问：“分手？凭什么？”

小金说：“不凭什么，就是想分手，这个理由不充分吗？”

李菁说：“充分，很充分，简直太充分了！就是想分手，你怎么好意思说出口？”

小金让李菁不要纠缠自己了，她这样拉拉扯扯大声嚷嚷影响不好！

李菁愤怒地把已经进了电梯的小金拽出来说：“你太狠心了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哪里对不住你了？你说啊！即便分手，也要分得明明白白。告诉我，你是不是不爱我了？如果你亲口说你不爱我了，我绝对不会再缠着你！”

面对心爱之人如此痛苦地质问，小金忍不住润湿了眼眶，他想抱住她，给她一点安慰，但是他不能，为了她也为了自己，他必须得快刀斩乱麻，所以他冷冷

地说：“回家问你爸爸去吧，他的要求我做不到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认为我对你的爱还不够深。”

李菁松开了小金的路膊，呆呆地看着小金进了电梯间。电梯门关闭之后，她的眼泪流下来，她不停地擦拭，可是眼泪却无法抑制。她班也不上了，打车回到家，冲到书房，仇视着正坐在书房看书的父亲。

李父看到泪流满面的女儿，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他迅速地把脸埋进书里，此时，书成了一块盾牌，抵挡着女儿锐利如小锥子一样的目光。他装着没看见的样子，继续看书，但由于距离太近，文字失去了固有的整齐排列，像蝌蚪一样在他的镜片底下动起来动去。他闭上眼睛，等待着迎接女儿的质问，甚至是痛斥。

李菁抹掉眼泪，字字铿锵地问道：“爸，你到底对小金说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”

李父从厚厚的书里艰难地扬起脸极不自然地笑着说：“也没有说什么，也没有做什么，就是谈谈心，啊哈，就是谈谈心而已。”

李菁摇着头流着泪痛苦地说：“怎么可能是谈谈心而已呢？如果只是谈谈心而已的话，小金对我就不可能会是那种态度，他的态度转变得太快了，简直就是冰火两重天，这不是小金的风格。如果只是谈谈心，小金不会不理我的，你肯定谈了别的什么，你跟他提什么他办不到的要求啦？你知道他是农村人，也知道他刚上班不久，他没有积蓄，他是买不起房子的！”

在这一点上，李菁确实误解了父亲，她的父亲对金钱、对物质看得并不重，而他看中的基本上也都得到了，只是他还有一个心愿未了，那就是李家血脉的传承到了他这里便后继无人了。而他是不能让李家的血脉后继无人的，说他是老脑筋也好，说他是封建思想也罢，即便是说他冥顽不化都可以。但他仍然认为，姓氏是一个符号不假，但它是一个有内涵有意义的符号，它承载着中国几千年的文化。当他死后，身上留着他李家血脉的人将会继续活下去，那么他就会被子孙后代所铭记，虽死犹生。

李父说：“在物质方面，我对小金没有任何的要求。相反的，我承诺了他很多，让人纠结痛苦的房子，我可以买给他；价格不菲的装修，我也可以承担；包括你们结婚所产生的一切费用，我都不让他发一点点愁，为一点点难。我只希望我的外孙子能去了那个‘外’字成为我的孙子，跟着我们姓李，可惜——”他摇摇头显得十分无奈和遗憾。

李菁追问：“可惜什么？可惜他很有骨气，可惜他不会为了五斗米折腰！你

的庸俗让你喜欢做交易，但是，小金不是那样的人！”

看着因失去心爱之人而伤心的女儿，李父心头也像是被谁揪了一下。他真的没有想到，自己在女儿的眼中居然成了一个庸俗的人，这是他最讨厌的一个词语了。他从小到大一直在避免与这个词语沾上边，他可以接受任何人这样评价他，但是他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自己的女儿这样评价自己。他本能地站起来，扬起胳膊，想用颤抖的手掌掴女儿的脸。但是，他控制住了，他颓然地坐下来，安慰女儿同时也安慰自己说：“这并不说明小金高尚，这说明小金懦弱，说明小金死板，说明小金幼稚，最重要的，这说明小金对你的感情还是不够深，情到深处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了的，能赴汤亦能蹈火。你明白吗，我的孩子？”

李菁不明白，她想不通博古通今、学富五车的父亲，怎么可以有如此庸俗的想法，这应该是那些没有文化的乡下老头儿才应该有的意识和思想，她做教授的父亲居然如此荒唐。她痛苦地摇头，她可以承认小金懦弱，可以承认小金死板，也可以承认小金幼稚，但是她绝不会承认小金对自己的感情不够深，小金从不惹她伤心，小金总是让她开心，这样的感情就够了。她哭着对父亲又开始了一轮批判，她说：“老脑筋！古董！也不看看什么年代了，爱就是好好地在一起，需要赴什么汤蹈什么火？”

李父不高兴女儿这样说自己，他怎么是老脑筋呢，怎么是古董呢，明明是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和观念上还存在着顽疾嘛。他说：“不管到了什么年代，为了和心爱的人在一起总需要拿出一份真心来，可是小金太让我失望了，他想都不想一下，就拂袖而去，就他这个态度，即便你们结了婚，你遇到事情还怎么同他商量？他还不是一手遮天？他的大男子主义的确是太重了。”

小金失去了，回不来了，李菁只是想知道父亲的这个要求，是不是他的原则，是不是他的底线？是不是她必须要经过他的这一关考验？还是，这是他看不上小金所找的一个借口？

事到如今，李父觉得，让女儿知道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也不是一件坏事，起码让她做好思想准备，小金是第一个，那么接下来还会有第二个、第三个、第四个、第五个，她每次都像这次一样大哭大闹可不行，她必须正视这个现实。于是他对女儿说：“对，这是我的原则，这是我的底线，你的婚姻必须要经过这一关的考验。我希望找到一个，能让你们的孩子姓李的女婿。为此，你，或者他，提出什么样的条件我都会答应的。”

李菁听后，哭得更加厉害，之前她还以为，爸爸只要她一个，而且是女儿，是开明，是想把所有的爱都给自己，原来，事情并不是这样。她无奈地说：“爸爸不觉得这个要求太过分了吗？即便小金同意，他的家人能同意吗？你逼他做出这样的选择，就是让他背叛他的家族！别说是小金，没有哪个男人愿意这样做的！”

李父不屑一笑：“小家小户的谈什么家族？何况，我会亏待他吗？一个农村娃，在城市里生存下来容易吗？就凭他每月两千块钱要想买房子信不信比登天还难？我能让我的女儿跟着那样一个男人变成房奴吗？我给他房子，给他在城市生活的无数外来人梦寐以求的条件，我提出一点要求过分吗？如果什么条件都不跟他提，他觉得这一切来得太容易，他还会珍惜你吗？到那个时候，你我后悔还有什么用呢？”

李菁，一个能说会道的导游被父亲的一番话驳斥得哑口无言，她无力地走出父亲的书房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扑到床上，哭了一个天昏地暗。急得李母在门外不停地敲门，不停地唤着女儿的名字，见女儿没有了声响，又吓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，冲到书房，指责李父的狠心和无情。

李父安慰焦躁的李母说：“让她哭，哭一哭就没事了，我就怕她不哭。”

李母说：“真是作孽啊，当年肖蓓妈医院里发生几起遗弃孩子的事件，有女孩也有男孩，肖蓓妈都检查了，孩子健健康康的，我要抱回来，你偏偏不让我抱，如果当初抱回来，现在哪里会发生这种事？”

李父也是有点后悔的，当时，他脑子转不过弯子，他总觉得捡来的孩子不放心，养大了，孩子懂事了，知道了不是亲生的，难免会去找亲生父母的。可是现在想来，再怎么去找父母，找不找得到是一个问题，找到了舍不得离开还是一个问题，不管怎么样，好歹是名正言顺的李家人，尽管没有李家的血缘。但是李父不允许自己后悔，他想，外孙姓李，毕竟是有血缘的，有血缘和没有血缘有着根本性的不同，尽管，他为此要付出金钱、物质、精力，以及更多，他不在乎，他只要女儿的孩子姓李。

李菁号哭一场之后，就不哭了，眼睛哭肿了，脑袋哭痛了，心哭酸了，整个人哭累了，于是她就躺下了，想一想与小金的相处，想一想小金的好，就忍不住眼泪哗哗直流。就这样，哭累了睡，睡醒了哭，整个人像脱水的苹果，不再鲜嫩，也不再水润，她觉得异常渴，也异常地饿，想喝，想吃。

她睁开眼睛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时间，她撩起窗帘，窗外射进来的阳光显得格外刺眼，她放下窗帘忍不住叫了一声：“妈！水！”

李母因为担心女儿想不开，两个晚上都没有睡个囫囵觉了，而李父也两天都没有出门了，他躲在书房看书、写字。李母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坐在女儿的房间门口，揪心地关注着里面的动静，生怕女儿想不开做出什么傻事来。

当李母听到女儿微弱的一声“妈！水！”萎靡不振的她忽然来了精神，捂着狂跳的胸口，赶忙给女儿倒了一杯水送了进去。

李父听到女儿要水喝，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，他紧随老伴进来，问女儿想吃点什么，他亲自下厨。

李菁发现父母因为担心比自己显得还憔悴，她艰难地对父母笑了笑，告诉父亲，她想吃羊肉泡馍，辣子多一点，糖蒜多一点。

李父心疼地拍着李菁的肩膀说：“爸给你买去！”

不多会儿，当父亲捧着青花瓷大碗，提着一塑料袋的辣子和糖蒜回来的时候，李菁的眼泪又一次汹涌而下。

第二节 同病相怜

失恋就像生病，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。

李菁看着因为自己，在短短的几天里就如此憔悴的父母，很是不忍，她已经在心里原谅了父亲的所作所为，但这并不表示她的伤已经复原，她依然觉得自己的心很痛。

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她已经能正视失去小金的现实，感情可以经历一段又一段，男人可以失去一个又找一个，但是父母，却是此生此世独一无二的，她不能再伤害他们了。她也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肯定有一个既爱自己又能接受父亲条件的人，只是时机未到罢了，只是还需要经历一些考验罢了！

那个人确实是存在的，只不过他还在交大读着研，谈着一份了无希望的恋爱。女朋友的家里很穷，因而一次次地暗示他拿钱供她的弟弟和妹妹上学。他的家庭也不富裕，而女朋友也因为多次暗示无果后，对他的表现很失望，态度也日渐冷

淡，最后不了了之。

他叫苟孝和，这个背负了父母亲人重大希望的人，最大的愿望就是给父母家人带来一份骄傲和荣耀，当然，还有丰裕的物质生活。为此，他努力过，希望能遇到一份彼此相爱，但对方的家庭条件又不至于拖累自己的感情。正像灰姑娘想成为公主或者变成王后，在一夜之间完成一步登天的梦想，穷小子也会梦想着富家千金能慧眼识珠不惜下嫁的美好姻缘。

当然，在没有遇到李菁之前，苟孝和的生活还显得过于平静，没有一个富家千金爱上他，很多的女孩子，家庭条件好的看不上他，家庭条件不好的也看不上他。在这个越来越物质、越来越现实的社会里，能不在乎物质条件的女子越来越少，她们总冲着所谓的多金男而去，像他这种人，就很没有市场。

当然，这也怪不得女人现实，女人的现实往往也是男人逼的，前车之鉴后车之师，无数爱情至上的女人，在与男人同甘共苦吃糠咽菜一场，当男人发达之后，便寻花问柳移情别恋，有几个男人还记着曾经的糟糠生活？其实，男人比女人更现实，遇到经济上贫困的，有爱情也不行，遇到经济上优越的，没有爱情也可以，当然，最理想的状态就是，鱼和熊掌兼得。

不过，苟孝和一时半会也认识不了李菁。

大约三个月的光景，李菁就从失恋的泥潭中走了出来，完全恢复了精神，正如好朋友霍朗开导她的那样，什么小金小银的，成不了就说明缘分还不到，也说明小金不是她的真命天子，小金的离开，正是为了给更好的后来人腾开位置让开道路。于是，她在霍朗的开导之下，改变了策略，不再等着人来爱，也不再等着去爱别人，她打算大面积撒网重点培养。

在一次同学聚会当中，李菁开始给死党们闺蜜们下任务，让大家务必给她物色男朋友，不管看起来般配的还是不般配的，才华出众的还是不出众的，帅的还是不帅的，多金的还是少银的，只要是年龄相仿的未婚男士就可以见一见谈一谈。

朋友中有人唏嘘：“不会吧李菁，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就削价处理了？”又有人说：“别给女同胞丢脸，有点志气好不好，再过五年说这样的话也不迟，目前咱们这个年纪还是‘圣女’，绝对没到‘剩女’的地步。”又有人总结性地说：“别信李菁的话，她这是和大家开玩笑呢，她一个外语导游，要才有才，要貌有貌，父亲是大学教授，自己拿的都不是月薪而是日薪，还愁找不到男朋友？笑话！”

其他人都没有当回事，只有霍朗理解李菁的心情，她把身边的人掂量了又掂

量，比较了又比较，没有合适的，正在着急发愁的时候，男朋友安放就带了一个大好青年让霍朗过目。此人姓黄，人称小黄，是安放的同学兼同事。

经过霍朗与安放从中调停，给两人制造了一场“意外邂逅”，趁李菁休假的时候，霍朗约了李菁到曲江玩，安放约了小黄去曲江玩，逛着逛着，霍朗接到安放的电话，霍朗故作惊讶地说：“真的，你们真的在曲江这边吗？在哪一块啊？”居然说着说着就碰见了，安放把小黄带到李菁面前，霍朗把李菁带到小黄面前。

霍朗说：“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死党李菁。”

安放说：“也给你们介绍一下，我哥们儿黄建平。”

四人该逛的逛了，到了吃午饭的时候，小黄大方地要在酒店请大家吃饭，吃了饭又请大家到 KTV 唱了歌。吃饭的时候，小黄与李菁还是规规矩矩的，唱歌的时候，就显出暧昧来了，因为霍朗与安放两人表现得极为亲昵，搂搂又抱抱的，让李菁和小黄看不过眼，好像他们不暧昧一点就不像话似的。

李菁点一首，小黄唱一首，李菁点什么小黄唱什么，小黄唱，李菁就附和着唱，唱着唱着，两人就从各用一只话筒到合用一只话筒。

虽算不上是一见钟情，但彼此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

看到两人一唱一和，安放就揽着霍朗，借口离开了。

几次饭吃下来，几次歌唱下来，几次电影看下来，李菁觉得与小黄在感情上是可以发展的，就把他带回家请父母过目。

吃一堑长一智，上次失去小金，让她成熟了许多，父母辛辛苦苦地把自己养大，她不可能为了一个男人置自己的父母于不顾，就像父亲所说的那样，如果爱得深了，那个男人会为她做一切的。何况，又不是让他赴汤蹈火，只是让孩子跟她姓李而已。再说，爱情之外，她还有房子等诱人的条件呢。如果小黄通过了父亲的考核，答应了他们将来的孩子姓李，那么，她就可以开始一场真心的交付了，如果小黄通不过父亲的考核而被淘汰下来，她也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和伤害。

有的人认为爱情就是飞蛾扑火不顾一切，但是，飞蛾扑火不顾一切的爱情往往都是短命的，像梁山伯与祝英台，像罗密欧与朱丽叶，只留下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凉传奇。她不会那么做，她做不到，她只想和心爱的人有说有笑慢慢变老。

李母看女婿，总是看他的心细不细，眼里有没有活儿，有没有家庭的责任感，是不是真心对待自己的女儿，而小黄的表现恰恰符合了她的要求。小黄挺细心的，从他带给他们的保健品就能看出来，不是随随便便买的，而是精挑细选出来的。